

●李致忠

旷古巨帙 学术真存

——略谈《续修四库全书》

ABSTRACT It is estimated that the book will collect books which are 1.5 times as much as the one compiled in the Qing Dynasty (approximately 5,000 titles or so). Experts of all branches of learning will be invited to list onto the primary and the proposed selected bibliographies. Special editorial staff will be organized and scholars will be asked to write the summaries and abstracts. refs.

SUBJECT TERMS Rare books China. "A Continuation of the 'Complete Library in Four Divisions'". Reviews.

CLASS NUMBER G256.4

中国的古籍整理,传统悠久,方式繁多。其中历代的丛书编汇,便是重要的古籍整理形式之一。丛书之纂,盖以释藏、道藏领其先,清修儒藏——《四库全书》殿其后。目下中国组织各方面力量编纂出版的《续修四库全书》,便是规模最大的古籍整理。

1 续修缘起

清修《四库全书》藏事之后,无论是它给人们留下的启示还是遗憾,均为续修者提供了倡导的理由。嘉庆初年,浙江巡抚阮元已感到有很多《四库》应收而未收的书,故在江南陆续搜求170多种书进呈给朝廷,并仿《四库全书总目》例,与当地著名藏书家鲍廷博等相互审订,对每一部书都撰写提要,进呈御览。嘉庆皇帝获书后,借宛委山喻名,在养心殿开“宛委别藏”以贮之。这就是《宛委为藏》丛书的最初来历,也是《四库未收书提要》的来历。阮元的这些提要,后来又由其子阮福编成别

集,号曰《擘经室外集》。这是清修《四库全书》竣事10多年后发生的事。此为拟加补修《四库全书》最早的尝试和实际行动。

清光绪十五年(1889),翰林院编修王懿荣专门上书,提议“重新开馆,续纂全书”。王氏提议续纂的理由:①自乾隆以来,“时经百载,开通日广,文物日新,厥有市泊泛来前代流传海外之书”;②“又有乾隆以来通才硕学网罗散失,采集遗佚,复古再成之书,说经补史,注重重疏,精校精勘之书,层见迭出。或先得者残而重收者足,或沿称者伪而改题者真”;③“考据之门,后来居上,艺术之流,晚出愈精。若此之类,上溯旧例应行著录者,其为萃美,庶几前编”^[1]。王懿荣的见解是符合乾嘉以来学术发展实际的,也是很有号召力的。所以自他以后,如章钊、喻长霖、孙同康等,也就不断有续修《四库全书》之议^[2],继续为自阮元、王懿荣以来的续修之议废弦。

“五四”以后,历史车轮虽已经滚入现代,但续修之议更声响日高。1919年,叶恭绰等

人赴欧考察归国,动议影印《四库全书》。金梁则退而求其次,谓“书不易续,目则易修”,建议将“二百年来新出书籍”,“始存其目,以待后来。”但二者皆因时局动荡而未果。192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提出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的计划,并拟出版后以多销之盈余,“请海内通人,选择《四库》存目及未收书,刊为续编”。此说一出,一时间,社会上文化通人如邵瑞彭、黄文弼、李盛铎、伦明等振臂高呼,闻风响应。李盛铎还因此而特地谒见当时北洋政府执政的段祺瑞,进言续修事宜,并提出收录标准:①《四库全书》将具有民族思想及历代反对君主思想诸书悉屏弗录,此类著作弥有价值,均应收入;②乾隆以后刊刻诸书,以年代稍后而未及列入《四库全书》者,应予续编;③凡有价值而稍次的,则录其大概,列入后部。然而这次满腔热情的奔走呼号,终因军阀混战,商务影印计划落空而冰释。

1928年7月4日,张学良将军以27岁的有为青年身分,兼任了东北大学校长,督办东北文教。是年12月,他联合杨宇霆、瞿文选向全国发出电文,倡议续修《四库全书》。电文谓:“南京各院长、省政府、各大学校长、各大图书馆、各报馆并转李石曾先生、马寅初先生、吴稚晖先生、胡适之先生、严范孙先生、梁任公先生、傅沅叔先生钧鉴:社惟立国有史,传世在书,大而政教,精若艺术,共出一源,散见群籍。国之文野,史之长短,观匿书可考知也。古代文明,发源五地,我国居一,其四俱亡。良以轩輶而隳,代有作述,载籍极博,文献足征,保守之勤,整理之善,传读之便,亦足纪焉。……在盛清,修书开馆,囊括古今,袭别真伪,类为《四库》……阁书创始,美犹有憾。搜求未遍,忌讳过深,秉笔诸儒,弃取亦刻,漏略不免,宜亟补苴。又况乾隆距今,时亦百载,家富珠璧,均盛梨枣,或阐古义,或拓新知,冰水青蓝,后出更胜,不有赓续,曷集大成!加以鱼亥之讹,古籍多有,校讎之学,时虞益精,旁稽番文,别成札记,阙于书后。凡此三事,急待并

举。……现值邦基奠固,治理清明,投戈讲艺,簿海同企。伏望巨公长德,硕彦鸿儒,登高齐呼,襄兹盛业,徐哲来学,实共嘉赖。金玉是锡,瞻仁为荣。”^[3]张学良年少兜鍪,坐断关东,雅好斯文,广倡续修《四库全书》,实属善举。然彼时国事甫定,无暇顾及,亦形同虚号。

张学良广倡续修《四库全书》的同年,即1928年,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下隶北平人文科学研究所,曾拟利用日本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将续修《四库》之事列为课题,并开始购求古书,倩人撰写提要。但因不久时局再次动荡,一直到1942年太平洋战事突起,拖沓10余年的续修之举又逐步停息,只剩下当时北平地区一些中国学者仍为乾隆以后出现的某些著作撰写提要,算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各种续修动议不断破灭而最终留下来的一点实绩。

从阮元到王懿荣,从李盛铎到张学良,从张学良到北平人文研究所,前后130余年间,物换星移,形势巨变,但倡修的声浪始终未断。

60年代中叶,台湾学术文化界在《中华全书》编纂案的影响下,也起而倡编《续修四库全书》。其中倡导积极并撰文拟目者,以杨家骆、蒋复聪二公为最。今能所见,光杨家骆先生分段撰文拟目并发表的文字,就有3篇之多,其用心之良苦,其身体力行之勤奋,可见一斑。然而两公之盛情,仍因学界意见之不一,政界财力之不敷,孤岛人力之不足,藏书之不富而中辍。可见续修《四库全书》,不是哪一个人心血来潮,也不是哪一代人出奇想,而是200多年来几代志士仁人的殷切愿望。

2 续修价值

为什么清修《四库全书》落地不久就有补修之举,此后一百几十年间更不断有续修之议呢?这与《四库全书》本身的缺憾有关。其一,当年为纂修《四库全书》,乾隆皇帝虽一再

下诏,广征天下遗书,但最终收拢起来的不过是12237种书,这远不能反映当时世存典籍的总数。在这样一种图籍基础上就开始编修《四库全书》自然会有不少的漏略,令人遗憾。所以才有阮元补呈四库未收书的举动。其二,不知是什么原因,虽然乾隆皇帝一再严诏进呈书籍,却仍有很多藏书之人根本就不予理睬。还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一些本来在大内、在圆明园、在王府、在两宫就有的书,馆臣却不知道,或不知道有善本,反在那里费死劲从《永乐大典》中往出辑。这又造成了缺憾。其三,是满族高层始终难以摆脱狭隘的民族心理和政治上的高压钳制政策。对已有的书又分为抽毁、全毁、删改等几类,这就又造成了人为的损失。即便是收录到《四库全书》里边的书,也有不少经过篡改。这更是不可容忍的缺憾。其四,是乾隆以后近200年间的学术发展及文化积累,当年的四库馆无法加以总结,也无从收录。可是乾嘉以后的清代学术,可谓集古人之大成,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王国维曾评论说:“自汉以后,学术之盛,莫过于近三百年。此三百年中,经学、史学皆足以凌驾前代,然其尤卓绝者则曰小学。”^[4]这300年中,其实主要还是乾嘉以后。如当时参预纂修《四库全书》的一批馆臣,象纪昀、戴震、邵晋涵、周永年、姚鼐、翁方纲、朱筠、彭元瑞、程晋芳、任大椿、孙希旦、王念孙、庄存屿、谢墉等,就都是乾嘉时期的佼佼者。这些人的经、史力作,就都未及收入《四库全书》。至若钱大昕、王鸣盛、赵翼、孙星衍、顾文圻、魏源、郭庆藩、孙诒让、洪颐煊、王先慎等一大批史、子家的力作,《四库全书》当然就更未及收入。其五,当年四库馆臣还特地摒弃了戏剧小说等文学作品。其六,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军事、经济、文化,均渗透到中土,使中国社会危机加深,国势陵替。在这种情势下,一批知识分子冷眼向洋,观察世界,提出了“学夷长技以制夷”的战略,于是又产生了新学及反映新思想新学说的大批著作。这些也是清修

《四库全书》所未及收的。正因为清修《四库全书》给后人留下了这么多的缺憾,所以历来的学者总想予以纠正和补充。这既是续修缘起,也是续修的价值所在。如果《续修四库全书》真的在上述几个方面,对《四库全书》予以必要的正、补换、续,再能选书得当,选本得宜,编纂得体,那就将是一部有价值的续修之作。

3 《续修四库全书》的收录原则

既名《续修四库全书》,那就应该是继续编修《四库全书》之后产生的典籍。所以这次续修《四库全书》的总原则便确定为:主要收录清修《四库全书》以后迄于清末的学术著作。其收录下限以成书年代计,大体止于民国元年(1912),冀为中国传统学术最后200年之发展作一梳理和总结。《续修四库全书》专一注重学术,而不滥收资料。对于某一学科、某一领域、某一学派中的代表性著作,则优先录选,并力求其系统性。反之,对于一般之资料书,则选取从严。《续修四库全书》放眼全部现存古籍,以避免清修《四库全书》时选取基础的局限,造成不应有的漏略。但中国古籍浩若烟海,遍藏五洲,必须博览约取,去粗取精。首取其学术价值,次取其版本价值,力求两值均精均善。在上述原则之下,特列以下7项收录范围:

(1) 清修《四库全书》失收、摒弃、禁毁、抽撤而确有学术价值的书,续修时给以特别注意。这一部分实际是对清修《四库全书》的补修。原《四库全书》失收之书,只要确有学术价值,《四库全书》续修应收,这比较好理解,也比较容易做到。如阮元当年进呈的四库未收书,除个别者外,一般都应考虑续收。对于四库馆当年摒弃的书,情况就比较复杂了。有因学术价值不高而摒弃者,有因政治违碍而摒弃者,有因不符当时收书凡例而摒弃者,有因当时不识其价值而摒弃者。凡此种种,要在当年四库馆臣摒弃的群书中遴选出符合续修

四库收录标准的典籍,那是要有点眼光和费点心力的。当年遭禁毁而又有漏网传于今者,虽属凤毛麟角、鲁殿灵光,但遭禁毁常常是政治违碍或人身犯罪。这些书中,有的有学术价值,有的也不见得,也不能一概而论,良莠不分。必须精选,才能收入《续修四库全书》。

(2) 清修《四库全书》时被列入存目而今天看来仍确有学术价值者,续修四库也予选收。清朝上层,对前明总是讳莫如深。特别是对晚明及明末遗民的著作,简直是概予排斥。这种偏狭的心胸,也造成一些尚有价值而被入另册者。但是当年的四库馆臣,除戴震外,几乎全都是翰林。这些人学有专长,识有见地,被他们列入“存目”的书,一般是学术价值较低者。要在这种有意排斥、疏漏走眼、确少价值的纷繁复杂的“存目”中遴选可入续修四库者,难度也是可以想见的。这步工作,严格说也还是清修《四库全书》的补苴工作。

(3) 清修《四库全书》已收之书而版本确实残劣又有善本可以替代者,此次续修时也拟替换一些。如北宋苏辙的《诗集传》,清修《四库全书》时采用了明刻十九卷本,近年发现了宋淳熙年间江西筠州公使库刻本,仍保持二十卷旧第,文字更接近该书原貌,所以续修拟予收入。其实此本当时就收藏在圆明园,与四库馆可谓近在咫尺,馆臣却根本不知,反用明刻劣本。又如元刊宋陈大猷《尚书集传》十二卷《或问》二卷,清修《四库全书》时只见到《或问》二卷,便谓《集传》已佚,“存者唯此二卷”,甚表遗憾。现在元刊《集传》十二卷已再现人寰,故亦收入《续修四库全书》中。当然,替换版本一定要严格掌握,否则会造成清修与续修的内容重复,并挤占其他要典的入选机会。

(4) 清修《四库全书》未及收入的乾嘉以降著述之重要者,是《续修四库全书》收录的重点。上述3条虽亦很重要,但严格说都还属于清修《四库全书》的补苴工作。真正续修乃是续收乾嘉以后的重要学术著作。因为这一

时期学术上最有成就,也最该梳理和总结。民国初期议及《续修四库全书》时,就有人提出正确处理补与续的问题。当时的伦明伦哲如先生就明确指出:“有在修书之前未经发现者,有在修书后未及收录者,前者宜补,后者宜续。”^[6]这次《续修四库全书》正是遵循前哲这种“前者宜补,后者宜续”的精神,尽可能补清修《四库全书》之缺,匡清修《四库全书》之谬,续清修《四库全书》未及,努力纂成完帙。

(5) 清修《四库全书》时,馆臣囿于正统观念,尝视戏曲、小说非关政教,不登大雅,一概摒弃。这其实是不妥当的,等于不承认有此文化现象,不承认这也是学术园地的一簇奇葩。学术中不能排斥它们。所以《续修四库全书》拟将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著名的戏曲、小说也收录进去。

(6) 本世纪以来,特别是本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考古发掘获得了大丰收,其中也颇有一些久佚的典籍重见天日,为学术研究填补了很多空白。如敦煌遗书,如马王堆帛书,如孙臆兵法等等,都是足资珍重的要典。《续修四库全书》亦拟从其中择选数种,以冀永传,亦借以生色。

(7) 还有些中国典籍流散域外,中土欠缺。如欧、美诸邦,东亚日、韩等,都藏有一些别致的东西。此次《续修四库全书》,亦打算通过正当手续,复制胶卷,收录些许。还望海内外学界同仁鼎力,互通有无,资源共享。

4 《续修四库全书》的作法

《续修四库全书》收书预计是清修《四库全书》的一倍半,大约是5000种左右。虽然现在求书较之清乾隆时有很大的方便,但在浩瀚的群籍中要选择精当,在众多的版本中择善而从,又谈何容易。且现代科学博大精深,每个所能涉足的领域都很有有限,要任何几个人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都不太可能。且此项任务并非政府出面组织,在人力聚集上也没

有令行人到的号召力。为此,我们组建了《续修四库全书》工作委员会,负责纂修组织工作的总协调。工委为使这项工作建立在专家学者的支撑上,特聘了由海内外知名学者组成的顾问委员会。还同时聘建了实际操作的编纂委员会。编纂委员会有自知之明,既敢于发挥自己的优势,大胆工作,但也深悉自身的不足,所以从编纂伊始便紧紧依靠学术界的支持。如①约请各学科专家开列初选书目;②约请学科专家参与各类选目的筛选过程,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某一部类的特约编委;③为各类选目的增损召开多次专题研讨会;④向顾问和一定范围的专家学者发出拟选书目,认真征求意见;⑤物色聘请学有专长的学者撰写提要。每类选目经过如此的反复推敲,才能基本定稿。最后由出版社摄制原书,汇在一起,再进行最终的综合复核,最后敲定。

清修《四库全书》时是先为各书撰写提要,然后再根据提要的品评优劣决定是取是弃还是存目。这次续修按道理也应该这么做,且有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正在组织进行的《中国古籍总目提要》编行在前,似乎更有条件先写提要,后选书目。但在实践上如果真的这样做,必定迁延日久,难以奏效。当年四库馆这样做了,且将提要录写在各书的卷端,固有什么好处。但最后将各篇提要抽出汇编总目时,却费煞了纪晓岚的心血,并形成了《总目》提要与各书提要的矛盾。为了不使工序相压,避免总目提要与各书提要的互相抵牾,便决定先编书后写提要的做法。书就是原原本本、真真切切的,读者阅后可自行评价,不受别人的意识干扰。如果想参考别人意见,再去翻阅《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样似乎也更为客观。

《续修四库全书》不可能仿清修《四库全书》将所录之书都重新恭录一遍。那样做非但劳师费时,还会重生出许多新的脱衍讹误。也有人建议重新排印。但一排印必得先进行标点,这一标点就又生出了新的问题,首先是难

度大,其次是太费时。5000种书要先行标点,不堪设想。且一标点,就会发现讹误,这又连起了校勘。一校勘又联起了众本,就更不堪设想。为了保持原书面貌,做到学术真存,又充分利用现代影印技术的优长,所以决定影印。且尽可能与台湾影印之文渊阁《四库全书》在开本、版式上取得一致,冀两相衔接,形成中国古籍的基本书库。

清修《四库全书》分经、史、子、集四部,《续修四库全书》在四部划分上一仍旧贯,但在部下类、属的划分上则作适当调整。经部调整不大,史部在类属上便有增有损,且调整了类属部居。存正史、别史,却弃载籍。史评类调到杂史之后。时令类调到政书之后。金石单立类。目录类殿后,且开列史志目录、官修目录、私撰目录、地方艺文四属。子、集两部也有若干增损。这样做,一是古惯例,二是从收书的实际出发。有书则立类,无书不虚张。

清修《四库全书》四部封面的颜色各不相同。传统学术思想认为,中国一切学问源于经学,一切始自经学。经学犹如春温大地,万物生新,一片绿色。故经部封面用绿色,象征它是学术之始。夏日骄阳,花红似火,却自春而来。故史部封面用红颜色。金秋送爽,天高云淡,长空湛蓝,故子部封面用蓝色。秋收冬藏,万物汇聚,日短云灰,故集部封面用灰色。春绿、夏红、秋蓝、冬灰,四部对四时,四时生移有序,暗含着事物发展的自然法则。这次《续修四库全书》四部封面之色调,亦一仿清修《四库全书》,经绿、史红、子蓝、集灰。这倒不是照袭古人认识事物的法则,而是弘扬先贤以色列类的创举。

清修《四库全书》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丛书,《续修四库全书》是清修《四库全书》的一倍半,亦堪称当今世界最大的丛书。丛书不同于类书。类书或以类相归,或以韵相从,割裂原书,帙不完整。丛书以类部居,各书均保持独立形态。所以《续修四库全书》从规模上讲,可称为旷古巨帙;从保持古籍原貌上讲,又可